

戈马催风

杜承汇

著

◆ 学林出版社

【西北风带来了什么】

【山中奇遇】

【青春结伴好还京】

【初露锋芒】

【陵寝内外】

【好·你那儿就多个女兵吧】

【枕边密语】

【意念由来画得成】

【杯酒议兴邦】

【郊原新绿】

【一仗打出个美女来】

【龟说话了】

【孤儿泪】

【艺术的奥秘】

【东土行】

【女衣官】

【美丽的铜花草】

【猎火照淮水】

【子昭重提往日怨】

【风云激荡长江水】

【诱人的古迹】

【鼠盗】

【谗口铄金】

戈 马 催 风

杜承汇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特约编辑：徐 兵

责任编辑：李 东

封面设计：周剑峰

戈马催风

杜承汇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面 1 字数 160,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16-504-5/I·181

定价 11.00 元

前 言

多年前，拙作《夏代风流》出版后，我收到了一批读者来信，称许它是“成功之作”。一位远在四川、素不相识的读者，还来信向我索要有关资料，从而引出了我写的一篇论文《禹征三苗与治水的关系》，后被收入《大禹和夏文化研究》一书。这鼓励了我，更增强了我写这本小书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我写这两本书的想法是早就有的。因为我常想：我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有关三千年前历史的长篇读物至今仍寥若晨星。这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反差。它对全面了解我们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弘扬优良传统、激发爱国热情，都应该说是个缺憾。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想用自己的笔来缓解这个反差。但是，新闻工作也是“笔耕”，而“耕”自古以来就是苦和忙的，忙得无暇他顾。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无冕之王”的“王位”上退了下来。有了空暇，我就不揣浅陋，开始了这一新的艰难探索。

探索是艰难的，也是幸运的。拿殷商来说，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和传说，大量的出土文物，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得时间加给它的雾幔，逐步一层层揭开。有殷一代，一位武功显赫、青铜和龟卜文化昌盛、在位时间最长、对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贡献最大的一代明君武丁，霍然站立了出

来。这一可喜的收获应归功于众多的专家学者,特别应归功于近百年来殷墟文物的发掘者和研究者。

撰写这本书时,我的主要着眼点自然放在那些研究成果上,即首先忠于历史,尽可能使叙述和史实相符合。由于年代久远,钩沉历史并非易事,在次要问题上难免有故事情节的虚构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它读起来有点像历史小说的样子,让读者从历史的审美的和知识性的角度得到启迪。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它的实际样子可能什么也不像;借用古人的话说,即令费了“层层心血,也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好在越是这样,越能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这正是原先所期望的。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杜承汇

1997年1月30日于无锡市稻香楼

目 录

前 言	(1)
一、西北风带来了什么	(1)
二、山中奇遇	(7)
三、青春结伴好还京	(14)
四、初露锋芒	(20)
五、陵寝内外	(27)
六、好,你那儿就多个女兵吧	(33)
七、枕边密语	(39)
八、意态由来画得成	(45)
九、杯酒议兴邦	(51)
十、郊原新绿	(57)
十一、一仗打出个美女来	(63)
十二、龟说话了	(69)
十三、孤儿泪	(75)
十四、艺术的奥秘	(81)
十五、东土行	(87)
十六、女农官	(93)
十七、美丽的铜花草	(99)
十八、猎火照淮水	(105)

十九、子昭重提往日怨	(111)
二十、风云激荡长江水	(117)
二十一、诱人的古迹	(123)
二十二、鼠盗	(129)
二十三、谗口铄金	(137)
二十四、子渔渡江建吴国	(143)
二十五、大象出征	(147)
二十六、冤情动天地	(154)
二十七、太行招魂	(160)
二十八、风雨、平叛、结盟	(167)
二十九、她急得泪花花的	(173)
三十、力量悬殊的搏斗	(179)
三十一、一代女杰	(185)
三十二、赛马场上	(191)
三十三、秋风吹散马蹄声	(198)
三十四、生从死里来	(205)
三十五、年年尘土满征衣	(212)
三十六、商周第一战	(218)
三十七、蜀中风烟	(224)
三十八、飘泊半世一雁回	(230)

一、西北风带来了什么

西北风紧吹着。天上浓云密布，老像要落雨，可又不落。人们的心都紧绷着，就像宕着块石头，生怕灾星随时降到自己头上。这种心情，打从今秋第一阵西北风起，就这样持续着。因为在北蒙，不，在全国，上自君王，下至庶民奴隶，都认为西北风是病疫的撒播者。它不像西风，也不像北风，而是疫鬼鼓动的邪气。它一到来，准没什么好事情。不是吗，今年邪风起后，在北蒙，有人喘咳气胀，有人忽而死去，少说也有几十人。富人家看着自己屋内西北面墙上挂着的那只龟壳，指望托它的灵气，避邪消灾，心里好踏实些。穷人家屋里没有挂龟壳，没有依托，只有终日惶惶，听着风声发愁。

北蒙是个老地名。商王盘庚迁都到这儿后，把它改名叫“殷”^①，殷是广大宽阔的意思，所以又叫大邑商。作为殷商都城，数十年来，这儿殿宇迭起，气象日新，君民臣仆过着各得其所的日子，只有西北风难以对付。今秋以来，邪风特紧，似乎到处都有疫鬼。昨日，宫里传出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殷王病了。连国王也被疫鬼盯上了，这还了得！再往上看，天空拥着浓云，随风飘荡，气氛凄切而黯淡。都城的褐色城堞，连同万家茅屋，都显得阴沉沉的，叫人真不好受。

殷王小乙真的病了。他的病来得稀奇。前日小采^②时

分，他刚吃过晚点，只觉嘴唇左边发麻，顺手拿个铜镜一照，他笑了：“快来看！我的嘴怎么歪了。”说着，他忽然感到双目晕眩，天旋地转，倒在席上迷糊起来。王后庚^③一看，见他锁眉闭目，右手在左边身上胡乱摸索着，话也没了，只吓得一身冷汗，忙召大臣前来计议。

冢宰甘般^④来了，其他臣僚和奴仆也来了，寝宫里挤得满满的。人们却都无计可施，因觉事态严重，只提些占卜祈祷的话。说着，小乙苏醒了。庚后忙从女奴手里接过水盂，喂给他水喝。谁知她心里一慌，开水泼了小乙一身。小乙这才睁开眼，自己擦擦水。但他只擦右侧身体，不问左侧。人们这才知道他是两半身軀、两种感觉。这一来，都城内外纷纷传说：殷王得了疫病。天帝召他，只召去了一半，你看怪也不怪！

冻云压着殷都。辨识风向的倪旗哗哗飘向东南。人们缩瑟着，寒冷而抑郁。可是在王宫，在路寝^⑤，在城的西北隅，却又热烈、忙碌，呈现着另一种气氛。

路寝是冢宰、卜祝巫史等高级臣僚工作、生活的宫室，位于王宫宗庙区的最北面。在这儿，庞大的占卜机构正为卜问小乙病情忙碌着。取龟卜官取来了龟甲，钻凿卜官在甲上钻凿，命龟卜官将贞问殷王病情的事告诉龟，灼龟卜官烧灼龟甲，接着，占龟卜官和甘般等一起观兆，辨别吉凶，然后交给书契卜官契刻卜辞。工作紧张快捷，组成了一条高效的占卜流水线。

在城的西北角，万头攒动。人们在观看巫祝们为殷王祈祷。起先，城根上一大堆柴草被点燃起来。那是由新伐的柏枝和其他芳香植物堆成的。馨香和着浓烟随风飘逸。人们对它祈祷着。这是燎祭，又名禋祭，是告昊天上帝的。随后，一

群头戴面具的汉子，映着火光，跳起了傩舞，为殷王驱邪除疫。此时，祭坛边传来了《大护》乐声。舞者踏着乐曲，唱起了《晨露之歌》：

大鼓蓬蓬，悬磬叮叮。

上告天帝，列祖列宗。

烧尽寒冷，驱彼邪风。

佑我今王，祐寿康宁。

围观者避着风烟，认真观看，心里乐和，可又不让显露出来。

在王宫里，御医们忙着为小乙治病。十多名医师仔细看了他的病情，然后到侧室讨论去了。可他们议而不决，治疗方案难以确定。因为按照他们的术语，这位病人同时患有病首、病目、病耳、病口、病舌、病音、病身、病足，还有病骨和心疾^⑥，这真奇怪。是“病役”^⑦吗？可别人并没同时生过这些病呀！是“雨病”^⑧吗？可它不会这么严重。医师们带来了三仁药^⑨和其他贵重草药，但是谁都不敢采用，最后只用了一些茈胡之类的药。一位医师长叹一声，将带来的一把外科手术刀——一具拱背凹刃，长约 20 厘米的砭镰，放进漆盒，盖好挟起，默默地走了。

占卜、祭祷、医疗，三管齐下，三天过去了，可是，小乙的病并无起色。他仍瘫卧席上，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歪嘴流涎，说的话只有部分令人明白。

庚后连日劳累，焦虑不安，不知天帝是否已派出神明迎接小乙。这天小采后，她感到困乏极了，想睡可又睡不着。寝宫

里炉火通明，她只觉躁热闷胀，见小乙此时已平静入睡，便吩咐下人好生照看，自己带着女仆花儿，出小寝到宫外去了。

天色阴冷昏暗，只有薄薄的云幕透出些许月光。她走出宫殿和宗庙殿群，进入广阔的祭祀场院，冷气使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她继续往南踱着，越过一座木桥。桥下有条约20米宽的人工河，自西北流来，穿过宫室、宗庙南侧，蜿蜒向东流去，再穿过东面城墙和城外的洹水^③会合。要是平时，她来到桥上，多半会驻足闲眺，聆听桥下那淙淙流水的美妙音乐，心旷神怡。今晚她却停也不停，慢步而过，折向东城，径直往城堞上走去。

她扶着女仆，登上高高的护城堤，站在堞边放目四望。微光中她看到城西的制骨作坊灯火寥落，城南的制铜作坊却火光耀耀，红亮一片。城外洹水哗哗，在她面前隔墙流过，转身往东向远方奔去。再往东，孤山一座，在夜色中黑黝黝的，像个冲天的庞然怪物，似隐似现，那是景山^④。白昼看来，山上松柏葱郁，秀满济原，煞是好看。她无语地端详着。“天晚了，这么冷，我们回去吧！”花儿催促说。花儿是个青春焕发的长发姑娘，破旧衣着掩不住她的机灵和美丽。庚后听了没有理睬，也没有斥责她。因为庚后有自己的心思，女仆是不会知道的。她来这儿，是为丈夫看看景山。在她的想象里，殷王若有不测，必有天帝派出的使臣来迎接他。国王死了，上天作客，所以叫“宾天”。接他的天使来了，必驻景山。要不，附近哪有更好的住处呀！她要眺望景山，看看有无天使降临的迹象。可这迹象该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是在幻想中求现实，在现实中寻幻想。景山上尽是树。现在风未停，山和树却都动也不动，一点神人的迹象也没有。天更冷了。后来她想

起了甘般昨日说的那些话，才毅然吩咐：回寝宫去！

甘般，年近四十，中等身材，壮实而干练。他原是甘氏方国的首领。甘方在今洛阳以西，是夏启王战胜有扈氏叛乱的地方，是殷商盟国。后来他到殷都，当上了小乙的首席大臣。他以忠诚、聪慧，赢得了小乙的信任。他的勤奋专断，又能弥补小乙平庸治国的不足。所以他当冢宰多年了，一直掌握着殷商大权。昨天他对庚后说：“殷王病得不轻，该为后事想想了，有备胜于无备呀！王子昭远在千里之外，该尽快召回才是。”她说他的话很对，嘱他起草诏书，伺机禀明殷王。现在她想起了这些话，感到想见儿子的心情越发迫切，忙扶着女仆匆匆走了。

她回到小寝，见室内庭燎高照，炉火熊熊。甘般坐在炉边，几名女仆站在墙下。小乙瘫卧席上，似迷似睡，室内静谧谧的。甘般见王后来了，站立起来，和她悄声说了几句话。也许是话声惊醒了小乙。他睁开眼，含糊地说些什么，想要坐起。庚后忙上前，和女仆一起扶他坐着。一女仆横上席端，作他靠背。他从庚后手里吃些黍粥，精神似乎好些。庚后这才轻声问他：“你病了，有些国事耽搁下来，需要处理。我们召子昭回来，你看行吗？”小乙听了，微微点了点头。

甘般见状，立即从案上拿起诏书，连同蘸了墨的毛笔递给庚后。

诏书是一块约两尺长一尺宽的平整木板，上刻八个遒劲字体，阴文，竖行，涂有红料。这叫简牍，实即木牍。

庚后接过诏书和笔，将木牍对着小乙。小乙看了那些字，又闭了会眼睛，让粗喘的气平息下来，才接过笔，在木牍的左下方写了三个字：父乙斂^⑫。甘般接过简牍，立即走出小寝，

将它交给小臣令^①爻父丁，命他连夜启程去王官邑，送给子昭。

公元前 1268 年——小乙即位后第九年。

十月末梢，残夜五更。天上星月隐匿，地上阴冷如冰。爻父丁带好玉璋，将简牍诏书放进一端红一端白的麻布袋^②内，带着两名随从，跨上骏马，迎寒风，冒昏黑，伴着三两声冷落鸡啼，向西往王官邑飞驰而去。

注：① 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郊。

② 小采，当时，一天分为 12 时段。小采是时段名称之一，约当 18:00—19:00。

③ 庚，即妣庚。

④ 冢宰相当于宰相，甘般又称甘盘。

⑤ 宫殿分小寝、大寝、路寝。小寝是殷王饮食憩息之所，大寝是听政的宫殿。

⑥ 心疾，即脑神经疾病。它和病首……雨病等名称，均见甲骨文。

⑦ 役，同疫。病役即疫病。

⑧ 雨病即六淫症，因寒、暑、风、湿、燥、火六气入侵而致病。

⑨ 三仁：指桃仁、杏仁、郁李仁，能润肠通便。

⑩ 洹水，即今安阳河。

⑪ 景山，在济水岸边。

⑫ 斂，是小乙的名字。

⑬ 小臣令，官名。

⑭ 使用这种袋的文书，名叫拼命文书，表示要尽快传递。

二、山中奇遇

王官邑是王氏方国的城邑，在今山西省闻喜县^①。这个方国是商王室同宗，都姓子。因它地近王屋山^②，就以山为族名，叫王氏方国，其实它的统治成员都是商王的宗亲属。也许因为这个，小乙才把长子昭派到这里，让他在小人们中生活、劳作，长些见识。

爻父丁一行顺着太行山间窄狭的驿道往西走去。当时的驿站叫“驺传”，它向官员们提供两种交通工具：一是马。马行一日的距离有个驿站，所以叫驺；另一种是车，叫传车。当然，还提供宿舍。按说，有驺传和驿道，行路比较方便。可是山崖峡谷，路途险阻，有些地方根本没有驿站，只好步行，这就难了。爻父丁等千辛万苦，千里路程走了近一个月，方才到了目的地。

他见过子昭，递上简牍，一面说：“小王好！殷王近日身体不适，派我来召小王回去。”说着，将那只玉璋双手呈上。子昭打开麻袋，取出木牍，见上面刻着十一个字：“呼子昭速回大邑商 父乙斂”。一块扁长形的碧玉璋，长约十五、六厘米，翠绿中浮着白云，青翠耀目。璋是圭的一半。这块璋和子昭的那块相并，构成一只塔形玉圭，蓝天白云，若合符节。殷王调兵遣将，都是用的这种信物。

子昭询问父亲病情、母亲近况，又问“子渔、子央好吗？”然后吩咐随从大应^③：“安排爻父丁好生歇息。”爻父丁随大应而去，出门便说：“小王离家两年，长成大人，出挑得更英俊了。”

“他刚娶过媳妇，安好家，谁知又要回都城去。”大应说。

“真的？娶的谁呀？”

“王氏邦长的女儿，名叫‘好好’。人可真好，模样儿也漂亮。你看过就知道了。”

“呃，阿溪呢？他不是和你一起随小王来的吗？”爻父丁问。

“别提了！他死了——噢，就到这儿吃饭吧！”

爻父丁心下惊疑，没有再问。他觉着，一个人死也容易。特别是个下人，死不死似乎都是一样的。

子昭回到住室，见好好正在舞钺。她红衣白裳，双颊微晕，握着短柄铜钺，就地旋舞，人钺浑为一体，掀起嗖嗖冷风，恰似微风丽日中一朵盛开的大睡莲。

子昭告诉她奉诏的事。两人看那诏书，都为父王的病担心，又为能回都城高兴。

“会^④”时后，夫妻俩商谈过起程的事就睡了。

夜在走着，冷静地，匆匆地。月光如玉，铺满住地。冽风^⑤吹上王屋山，山上松柏响着哨声。子昭哪里睡得着觉！他的心像塞把茅草，乱蓬蓬的。他思前想后，又回到了离都城时的那一幕：

去年初，在祭过天乙^⑥的那个乙日，子昭拿块胙肉正往宗庙门外走，小乙叫住了他：“子昭，你吃冷肉吗？该烤热了再吃。你吃过后到小寝去，我有话对你说。”

子昭回到住室，慢慢地吃着胙肉，一面想：爹找我谈什么

呢？而且慎重其事。我想没有什么大事情。他即位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事。光说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行动。就像肥肉，冷或热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吃，而且要自己吃。国家的事样样都交给甘般办，这样总不是个办法。

正想着，阿溪走进来，轻声禀报说：“敛王问你吃好没有，他正等着你呢！”

“知道了。”子昭说。

子昭来到小寝，问：“爹！你找我有事吗？”

小乙叫他坐到身边，问儿子：“过了年，你满十七了，是吗？”

“是。”

“时间过得真快。”小乙说，“你很快就是成年人，该给你点成年人的事做做了。”

“什么事呀？”

“你听我说，我们商王朝自天乙开国，传到我已经十世二十一个王了。开国以后，五次迁徙，国无常都。其间自中丁以后，世代纷乱，国事多艰。我二哥盘庚迁都到这儿，方才安定下来。几十年来，殷都这儿修建得很气派。我想，要保持这种兴盛局面，就得想些法子。其中顶重要的就是：谁想当王，谁就得先吃点苦头。”

子昭听到这儿，一怔。

小乙继续说：“现在是方国林立，少说些也有百把个。王畿之内的邦国，名叫‘内服’，有的还不服我；邦畿之外的方国，说是‘外服’，不服我的就更多了。殷商是方国联盟的首领，是王。要想长久地担当起这个首领，我们一代代的王，都该是刚强有力的。所以我们王位的继承，从来都不拘泥于传子、传

弟，而是传给能干、成年的子或弟。一句话，就是立壮。要能当王，要想干得好，就得早些磨炼。所以我想把你送到畿外去，和小人们一起劳作，了解他们，增长阅历。以后当王，你就立得住了。这些年，你从甘般那里学到了不少本领，我想你会愿意去的。”

子昭听了，稚嫩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他觉着，爹也不是人们说的那样百事不干的人。眼下他的话像木铎，震开了他闭着的心扉；像春风，吹得他周身舒畅；又像新雷，使他的心微微战栗。他激动、兴奋，惊异而又略带犹豫，半晌才说：“爹！你的话我懂，我会照办的。”接着，他就来到了王官邑。

王官邑比之殷都实在太小了，不需几时就能把全城走遍。子昭在这儿看到的人、物、牛、羊，和殷都没有两样。不同的是，殷都西北群山高耸，这儿的大山却横亘东南。他心情淡然，觉着生活一如既往，还是那么平静。不久，他登上了王屋山。感觉顿时变了，他觉着心在跳，血在流。这倒不是因为登山的劳累，而是他感到天宽了，地阔了，山川云树变得多姿多彩，纷繁起来。你看，山是那么高，那么俊，翠绿无限；黄河是那么细，那么长，明媚动人。这儿比都城美。都城里，宫室殿堂，庄严凝重。这儿呢，到处都是俏丽、明快，广阔而又跳动，就像流动着的音乐。啊！这儿太可爱了。

他的这种心情接着又扩展了。当晚，他回到城邑，应邀出席了王氏邦长的家庭宴饮。席上的菜肴并不特别，但是使他惊心动魄的却是座上那位不期而遇的妙龄女郎。她，豆蔻年华，爽洁神韵，红润肤色，匀称面容，衬着那双水凌凌的秀目和大筒管的白帛裙，俏丽中露着豪犷，纵令无情人也会动情。她就是邦长的女儿好好。宴会结束了。从此，一个勾心的美深